2022年3年17号晚上,我正在处理一篇论文,突然收到恩师与世长辞的噩耗,我整个人懵了,坐在电脑面前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,做什么,大脑一片空白,无法接受敬爱的韩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各种说不上来的情绪堵在心头,无法言喻的压抑与难受。怎么会?怎么可能?怎么来的这么的突然?

这种压抑让我无法呆在家里。走在漆黑的夜晚中,与韩老师相处的一点一滴慢慢浮现在眼前。本科毕业后,我通过考研进入了中科院大连化学所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。我原先并非报考韩老师的研究生。在中科大委培的第一年,我萌生了想出国留学的想法。2002 年秋天,我回到所里和我报考的导师提出了我的想法。报考的导师也尊重我的想法,并提出换课题组学习。在各种压力下,韩老师在我非常困难的时候接受了我作硕士研究生。虽然我几乎无化学基础(我本科专业是材料物理,四大化学仅仅学过有机化学),您的渊博和耐心指引我进入了科学的殿堂和理论化学的领域,在您的指引下,我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 2 篇 JPCB和 1 篇 Surface Science。这为我拿到博士的 offer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在化物所的 2 年,您不仅在工作上教诲我,还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关心我。2002 年下半年,我和我爱人都在大连,只依赖我一个人微薄的研究生津贴生活。您总是给我多发一点,并鼓励我们好好相处、好好生活。2003 年,我爱人已经在上海工作了。非典一结束,您就给我放了长假,让我去上海陪伴我的妻子。当我决定去 UC Davis,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。您给我介绍了 Davis 的风土人情,并将在 Davis 工作的黄建华大师兄的联系方式给我,帮助我解决了去异国他乡上起步生活的难题。

博士毕业和博士后工作结束后,在您的鼓励和劝说下,我回国找工作,顺利拿到国家特聘青年项目并入职西安交通大学。2013年在临汾山西师范大学,那是我回国后第一次见到您。我兴奋地与您分享国外学习和回国后点点滴滴,向您倾诉回国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扰和难处。您总是很耐心教我如何去应对那些困难和棘手的情况。您总是鼓励我做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工作,不跟风,做原创的工作。之后的几年,我的发展一直不顺利。在我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,您总是在激励和支持我向前走。每次我去大连或者您每次来西安,您总是给了我无限的力量和信心。自从2016年,我在西安的工作进入正轨。每次向您汇报工作的进展,您比我还开心。每次我去大连,您要不召集师兄弟们一块聚餐,要不您和师母与我聊天聚餐。这些过去的事情还历历在目,无法忘记。

相对于大部分师兄弟和师姐妹,我还是幸运的。每年我都能与您见上几次,聆听您的教诲。每年一次的大课题组聚会的快乐的时光,在济宁、无锡、南宁、海口、青岛、…。多么希望在下一次的聚会,还能聆听您的指导。那再也不可能了! 我昨天晚上翻了一晚上的相册。我非常悲伤地找不到一张单独与韩老师的合影。也许总是想着您还年轻。然而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找出在您指导下发表的论文作为我永久的纪念,鼓励并鞭策我好好工作,好好教导学生,好好对待家人。

前沿科学, 耗费心血, 桃李遍地, 丝尽泪干, 花甲未满, 恶疾吞亡, 昊天昏暗, 终结怆然! 这些年您为国家, 为社会, 为学生, 为科研, 四处奔走, 鞠躬尽瘁, 积劳成疾。您的学生们将会继续沿着您的路完成您的心愿, 继续将您的科研和为人的精神传扬下去。

生命的消逝不是终结,天人永隔也不是最遥远的距离,您的音容笑貌依旧历历在目,您的谆谆教诲依旧犹言在耳,您的慈爱,您的幽默,您的慷慨都将永生难忘。

言有尽而哀思无尽,言有穷而情不可终。学生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,悼念祭奠您!愿敬 爱的韩老师荣归黄泉,永久安息吧!

> 学生: 瞿永泉 2022/03/18



 Geometry and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H-Terminated Semiconductor Surfaces
Geometry and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Halogen-Terminated Semiconductor





